

47.5
6

落霞

张笑天

落霞

张笑天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朝阳六六七厂印刷

字数：76,000 开本：787×960 1/32 印张：4 1/4 插页：6

1983年5月第1版

1983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6,500

责任编辑：王大学

插图：安迪

封面设计：安今生

责任校对：张娟

统一书号：10158·698

定价：0.46元

内 容 提 要

落霞，留下最后一缕光辉，它预示着新的一天
的黎明。

那是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三日黄昏，历史给人
间留下了比落霞还要光辉的三个字：杨靖宇。

就连杀害他的罪魁山田正太郎中将都为之惊
骇，向他行了持刀礼！下令用炮车把杨靖宇的灵柩
载回濛江县城，保存了英雄高昂的头颅。他是中华
民族的国魂，振兴中华的先驱。

新的一天终于到来了，它是英雄的鲜血、烈士
的忠魂换得的。为了给抗联送粮冻死在冰川下，老
山青那挺拔的躯体；为了婴儿的生命，和敌人同归
于尽的女英雄林茵；还有那刚认识人生，就含笑而
去的多少年轻战士……今天，我们似乎听到了他们
的呼喊：为了祖国的自由，我们献出了自己的一
切！活着的人和新一代，你们该怎样使她富强？

作者在这部小说里，巧妙地捕捉住“落霞”那
一瞬间，用热烈的感情、广阔的胸襟和动人的情
节，塑造了杨靖宇光照日月的崇高形象，抒写了他
巍若白山的道德情操。同时还展现了抗联战士那些
既艰苦又乐观，既心酸又壮烈，茹苦含辛的战斗生
活。他们都是普通的中国人，有眷恋的生活、纯真
的爱情，有幸福的回忆和美好的向往……他们为后
人留下的精神财富，确实值得我们百倍珍惜。

目 录

1. 本来是结尾，权做开头..... 1
 2. “生命线”断送在严冬时节.....12
 3. 英雄并非“冷血动物”24
 4. 他，站着死去.....44
 5. 从莫斯科来的女人.....61
 6. 女地下党员的苦恼.....73
 7. 天外飞来的大饼.....88
 8. 白围巾在为她招魂..... 100
 9. 国魂..... 114
 10. 虽是落霞，最后一缕是光辉..... 139
-

本来是结尾，权做开头

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三日，是个极平常的日子，对于史学家和他们笔下的青史，好象无足轻重，因而不见经传。历史的云烟飘过去了。

那是一个北方号称“烟炮雪”的天气，从清早到夜晚，混混沌沌的天空里雪搅风，风搅雪，大车轮子般翻滚着，气温下降到零下四十度，滴水成冰。本来萧条冷清的濠江县城，更荒凉得象一座古墓群。低矮的茅草民房堆着厚雪，栉比鳞次，象一堆堆荒冢，只有街头巷尾日本浪人开的海洛因烟馆和小酒店还挂着罗圈幌子，亮着煤油灯，不时有人出入。不过都是日本人。

东关日本守备队队部门前的哨兵站在岗楼前，浑身上下积满雪花，成了雪人，老老实实伴着斜对过神社的两盏昏黄的灯。

半夜时分，濠江城象闹地震一样乱了营。日

本守备队、日本宪兵队、伪满国兵步骑混成旅司令部最先响起集合号声，军人在忙乱中穿衣服、摸枪，他们以为又是抗日联军攻进城来了呢。

老百姓也是敏感的，家家户户起床穿衣，把孩子捺到炕沿底下（这样可以躲枪子、流弹），大人则欠开门缝看动静，他们当然是不怕抗联的。

半个钟头过去了，没有枪声，也没有炮声，胆子大的人开始溜到街头巷尾探风声。这时，濛江城大大小小的神经网络都得到了电流的传导！协和会、国民高等学校、女子师范、兴农合作社、濛江商工会、兴业银行、东边道开发株式会社……所有官办、民办的机关、会社，几乎同时得到了濛江警察署的紧急通知：不分男女老幼，只要能迈腿挪步的，一律糊一面日本旗、一面伪满洲国旗，到北关城门口列队欢迎日本讨伐队凯旋归来。

“反满抗日”的罪名轮到人身上，象雨点淋身一样便当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这类表示“日满亲善”，有利于“大东亚圣战”的举动，那是人们捏着鼻子也得去的。

于是自北城门起，道东道西可以对烟袋火的濛江主街两侧，挤满了人群。军人、政界要员和日本开拓团的人站在前面，一个个都伸长脖子，

向风雪迷茫的北门外张望。后面的人们，则缩着脖子，轻轻地在冻地上嘎吱嘎吱地跺着脚……

这究竟是什么节日？什么圣举呢？“天长节”和“万寿节”也没有这样隆重啊！

一个小时以后，一队摩托车卷着雪尘从北门外驰来，每辆车前都插着一面黄布旗。摩托车一律停在城门两厢，从车上跳下来的日本兵雁翅般挺立在欢迎队伍两侧，象楔进冻土中的木头桩子。

县公署后院的发电机咚咚咚地启动起来，随后，架在城门上方和城墙垛子上的探照灯亮了，北门附近亮如白昼，雪花在光柱中筛糠般旋转降落。

随着军号响，有人扯着喉咙喊了一声什么，靠近北门口的军人队列中爆出了一片呐喊声。

这时，人们看见，从北门外开来日本关东军四列纵队，浩浩荡荡，一眼望不到头。

真的是得胜班师吗？从前，濛江的老百姓只看见天天过大兵，越来越多的鬼子朝山里开拔，只见进，不见出，谁都知道，抗联是越讨伐越多。今个是怎么了？

走在队伍前面的是个佩戴着中将军衔的日本军官，他骑在马上，上身挺得很直，左手提着马缰，右手扶着指挥刀，头戴单呢子战斗帽，脑后

套一圈皮护耳，肩上披一件黄呢子斗篷。他个头很高，面目清瘦，戴一副圆圆的金丝眼镜，没有留唇髭。他脸色很平和，既没有得胜将军的自得和骄矜，也没有武将惯有的骄横和悍武，倒象一个谦恭的帐房先生。

他就是日本关东军南满讨伐司令山田正太郎。跟在他身后是一个百人组成的方队，每人都骑着马，官阶最小的是少佐。再后，是一辆拖炮用的四轮车，由八匹重轭型役马驾着，但沉重的大山炮却卸下去了，平板炮车上放着一具尸体，蒙着白布。由于雪下得很猛，车具、马具乃至马的鬃毛上都积满了厚雪，士兵也都仿佛披上了玉铠银甲，真象天然的殡仪队。

是个大官儿！

看热闹的人都这样猜测，至少躺在炮车上的人不比山田的官阶低吧，不然怎么能给予这样隆重的厚遇？

当先头部队到达城门口时，狂热的呐喊声达到了高潮，好多军政界人士在向山田鼓掌、敬礼，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们把纸花屑向他身上抛洒。

谁也没有想到，山田突然跳下马来，牵着坐骑，低着头走过狂热的人墙夹缝，只把被雪水打湿的后背留给路人。

好多人莫名地感到惊诧——包括山田正太郎

⑧

的同事和下级僚佐们，这是多么荣耀的时刻啊！然而山田的颓丧样子却仿佛是个败阵将军！

事实证明，他山田正太郎成为朝野上下和舆论界的中心人物，已经不可避免。此时关东军司令部的军用电台早把山田的战果拍发到东京陆军省，说不定这个时辰天皇已经知道，说不定内阁大臣们正在商议颁发给山田正太郎勋章呢。

能说山田的战果不显赫吗？

八年来一直威胁东边道，威胁日本关东军重工业区的抗联“匪魁”杨靖宇终于败在山田手下，这颗被山田称之为“灾星”的星宿突然陨落，日本人总可以长长地出一口气，稍稍解除点后顾之忧了。山田在下山的时候，对战地记者说了唯一一句话，就是：“象我一样负有肃正使命的日本军界朋友们，总可以垫高枕头睡几夜好觉了。”

这便是杨靖宇的份量，存在的份量。

然而，杨靖宇这个令日本人闻名丧胆的名字，到底被一笔抹掉。他，倒下去了！此时，他静静地躺在日本人的炮车上。

山田做过极大的努力，他想生擒杨靖宇。但没有办到。杨靖宇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里，打死的日本人太多了，这使得山田的命令不能得到完全的实现。他尽管把命令由“生擒”改为“致伤

后活捉”，规定要往腿上射击，而事实上杨靖宇战死后，山田发现杨靖宇腹部以下，确实排满了筛子眼一样的弹孔。

山田的下级们十分反对腾出一辆炮车载杨靖宇的灵柩，更不要说对山田流露出来的敬慕之情有多么反感了！站在杨靖宇殉难的老松树前，山田竟然行了庄严的持刀礼。

现在，山田正太郎把杨靖宇的尸体运进濛江县城干什么呢？找人再仔细辨认真伪吗？那是多余的。在杨靖宇倒下去的地方，山田没有忘记带上他嗅觉灵敏的走狗——张秀凤。张秀凤看了看杨靖宇那睁得大大的眼睛，只说了“是他”两个字，就瘫在雪地上了。张秀凤，曾经是杨靖宇最信任的部下，十七岁起跟随杨靖宇转战东边道密林，是警卫旅机枪排的排长，在他认为抗日已经没有胜利希望的时候，他带着九千多元老头票（抗联第一路军几乎全部的经费）跪倒在山田的膝下。

那么，山田运回杨靖宇的尸骸是为了暴尸示众吗？这种杀一儆百的办法日本人多次用过，他们经常把抗联志士的头颅割下来，盛在三棱草编成的网兜里，成串地悬在城门口或交通要冲的电线杆子上。何况杨靖宇虽然死了，可活跃在南满的抗联第一路军的魏拯民、伊俊山这些人还在。

没有人能准确地猜出山田要走哪一步棋。他城府森严，不暴虐，也并不好接近，他的下级僚佐们都惧怕他。

慰劳将佐们的大和旅馆已经赶走了所有的房客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并生好了壁炉。除了山田的房间里没有配备艺妓而外，所有的房间里都有花枝招展的日本女人，在准备劳军了。

谁也没有想到，山田下令把杨靖宇的遗体运到陆军医院去，他本人也一直跟了过去。

陆军医院在北城协和会大院后面，原来是李家烧锅的作坊和住宅，有百十间房子，一色青堂瓦舍。去年李家烧锅的大掌柜因“反满”罪被处死，财产没收充公，陆军医院便从县公署那里征用了这批房子。

驮着杨靖宇尸体的炮车进医院院子时，军医们早得到了消息，列着整齐的队伍，冒着大雪在门口恭候。

山田正太郎对医生们很客气地道了一声辛苦，说：“我想，躺在你们面前的人是谁，就不必由我介绍了吧？我希求各位帮我找到一个答案。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，是个失败的英雄！从一月份开始，一个半月以来，他基本是得不到粮食的，在冰天雪地的原始森林中，他竟然同我们皇军周旋了四十几天，他到底吃的是什么呢？

难道他们埋藏在山林里的粮食还没有被我们挖净吗？”

直到此刻，人们才算明白了山田的意图。军医们奉命立即实行解剖手术。

这正是山里人称为“鬼吡牙”的时辰，天亮前冷得出奇。手术室外间是预备间，炉火很旺，可是人从口中呼出的白气还是看得清清楚楚。

屋子里静极了，山田一个人在离炉火很远的窗下正襟危坐，他好象在玩味、观赏凝结在窗玻璃上的离奇古怪的冰花图案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，手术室的门轻轻推开，一个被口罩掩住大半边脸的军医探出头来，说：“请将军进来。”

山田从墙上摘下一件白色罩衣，披在身上，又换了一双皮底木屐，方随军医步入手术室。

无影灯亮着，已没有人在手术床前忙碌，七、八个医护人员都呆呆地站在一旁。

山田跨进手术室后，一个军医托着个猪腰形搪瓷盘走过来，双手捧到山田面前。

山田不知为什么倒退了半步，他望了望医护人员，接过一把镊子，小心地在器械盘里拨了拨。他呆住了！

这不仅对于一个日本将军，而且对于在场的每一个人，都是难以置信的。从杨靖宇胃中取出来

的是什么？一堆没有消化，也没法消化的榆树皮、柞树叶子、草根子！竟然找不到一粒粮食！

托盘子的医生的手有点颤抖，他的眼圈里转动着泪珠，不小心掉了下来，他惶惑地溜了山田一眼，山田正注视着他，显然发现了他的眼泪。

那个军医象犯了弥天大罪一样，诚惶诚恐地告罪说：“请原谅，我害着眼病……”当然只能这样开脱，一个日本军医，难道可以为反抗他们的中国“匪首”流泪吗？

在场的人谁都没有想到，山田低声说了这么一句：“用不着掩饰。你是人，你有权流泪，你有权感动，你有权崇拜英雄。我也是人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山田声音哽咽了，军医们都看到了顺着他两颊淌下来的两行泪水。

山田转身要走，一个军医问：“尸体怎么处理呢？”

山田说：“好好缝合上，把头割下来，用药水保存起来，这对中国人来说是有意义的；对于我们，也是有意义的。”

谁都无法理解他这模棱两可的话，究竟意味着什么。

当山田正太郎走出医院时，第十一师团长内藤正一请他去吃夜宵，他去了。

两个人喝了一杯酒之后，内藤正一说：“你

真幸运，说不定你要连晋几级呢！”

山田笑道：“这是可能的，可是我觉得很不好过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内藤正一笑道：“你又发善心了吗？我再次告诉你，作为一个帝国军人，本来就不应当有一根悲天悯人的肠子。”

山田说：“记得我的老师乃木大将说过：‘我是军人，军人的职业是杀人，但杀人并不是我的爱好。’”

内藤正一说：“管它呢，我们只效忠天皇。历史反正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。”

山田苦笑道：“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只能有用于一时，历史本来的面目终有一天要复原。你想过没有，三十年后，五十年后，在东边道这段历史上，杨靖宇难道不会由今天我们眼中的‘匪首’，变成民族英雄吗？我们呢？一群在别国土地上杀人的刽子手！”

内藤正一吓了一跳：“你酒用多了吧？你对大东亚圣战估计得这么消极？”

山田说：“中国有杨靖宇这样的人，能够轻而易举举亡国吗？假如你我是中国人，要不要当杨靖宇呢？”

山田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，这大概是和后来他终于没有飞黄腾达，反而几乎被处死有

直接关系的原因。

他是杀害杨靖宇的刽子手，又是保存了杨靖宇活动档案的人，对山田这个人如何评价，完全不是笔者的责任，历史将从这里翻回到杨靖宇生前的最后几页。

2

“生命线”断送在严冬时节

饥饿的滋味，有时候真不比挨枪子儿好受，宫常升就有这个体会。他从十六岁起，在磐石哈蚂河子参加杨靖宇的南满红军独立师起，八年来，刀伤、枪伤落下五个大疤，没伤到要害处，吃几副红伤老汤药，就挺过来了。然而饿上几天，可真难熬。肚子里空，眼前发黑，走路打晃，身子发虚，屁股一坐下就懒得起来，使人恨不得把棉花套子撕出来填到嘴里去，心里发慌啊！

现在，宫常升带着抗联第一路军特卫排的四个战士，在密林里跋涉三天三夜了，他们要赶到靠近头道江的双阳哨去，那里有一个埋藏粮食的秘密山洞。

七天以前，杨靖宇派出了十二个人，背着驮架子到双阳哨去背粮。按时间计算，打一个来回

足够了，可是一去无消息，不知是出了意外，还是路途上耽搁了。杨靖宇放心不下，又打发宫常升带人从西北岔出发，越过封冻的小沙河，向东南方向去接应驮粮队。

宫常升他们白天只能躲到树丛里，夜间才敢出来赶路。入冬以来，日本鬼子的讨伐步步升级，后来干脆采用了“梳篦战术”，山田声称，要给长白山密林梳一次头，调动了二十几万军队，沟沟岔岔都驻扎上了，稍不小心，就会和巡山的鬼子走个脸对脸。

四更时分，宫常升他们五个人来到老圈子山的西南沟，从这里再翻过一道岗梁，越过一片红松排子林，就到达双阳哨了。

宫常升捅了身后的乔大个一把，乔大个又回手捅了聂东华一把，依次传递着无言的命令。

他们围坐在一棵大树下，脸一律朝外，二八匣子枪的大机头都张着，只有这样才可以背后有眼，随时准备应付四面八方来的情况。

宫常升侧耳听听林子里的动静，没有什么异常的迹象。风不大，林子里静悄悄的，只有绝早钻出树洞的啄木鸟飞到老站竿上，大长嘴咣咣咣地敲击着朽烂的空心树，拣吃蛰伏在树皮里过冬的白色蛤虫。

宫常升捏了左面的聂东华一下，聂东华又依